

暗示

· 完结篇

真正杀死你的，
不是别人，正是你自己。

本书囊括罪案学、心理学、
法学、医学、化学、
伦理学、社会学等二十余门专业知识

遇瑾 著

暗示

完结篇

遇瑾
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暗示. 完结篇 / 遇瑾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8. 7

ISBN 978-7-5057-4435-6

I. ①暗… II. ①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61264号

书名	暗示. 完结篇
作者	遇瑾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嘉业印刷厂
规格	700×980毫米 16开 17印张 262千字
版次	2018年9月第1版
印次	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4435-6
定价	42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第一章...001

无比诡异的梦境

我揉揉脸，再度回想起前一晚似真似幻的梦境。我记得很清楚：一个男人站在卫生间门口，先说自己是徐毅江，又说自己是马三军，而后说自己是陈玉龙，最后说自己就是——X。

第二章...019

变态的恋母情结

刘智普经常换女朋友，最频繁的时候，一个月内就换了三次。院里有好多个女老师跟他有过交往经历，据说其中还有人怀过他的孩子，但他似乎从未想过结婚。

第三章...037

渴求无私的爱恋

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对我的爱恋、依恋，还有种深深的怀念。他突然拉住我的手，颤抖着说了一句：“叶老师，我不想离开你。”当晚，我带他去了家里。

第四章...057

研究报告的秘密

我原本只是想让刘智普帮我寻找与M研究有关的线索，意外的是他居然给我带了一份完整的《M成瘾性的实验研究报告》。那份神秘的研究报告就这么浮出了水面。

第五章...075

记忆深处的错乱

我的两段记忆相互矛盾而又共存，其中一种显然是无意识对意识的欺骗。无意识过于活跃，这已经属于妄想的范畴了，很可能是精神分裂的前兆。

第六章...095

神秘人X的现身

他们把女生拽到楼下，一路拖到教室后面的荒土地里。他们扒光了她的衣服，老师过去拼命阻止，班里的男生也跟着冲了出去，但我们都太文弱了，那女生最终还是遭到轮奸。

第七章...115

心理高手的交锋

两人合力把门踹开，被书房里的景象吓了一跳：刘向东双手支撑，跪卧在地上，血不停地从嘴角涌出，沾满了面部、衣物以及周围的地面。

第八章...135

内心深处的较量

第九章...153

艰难的刺杀任务

第十章...171

完整的死亡名单

第十一章...191

叶秋薇的致命弱点

第十二章...211

深入骨髓的爱恋

第十三章...229

没有胜者的角力

第十四章...247

最后一次见面

哀号是如此真实，仿佛一个年轻女孩正坐在我右前方，遭受难忍的痛苦折磨。恍惚间，我看见右前方的沙发上躺着一个衣衫凌乱的女孩，她双手捂脸，两臂满是横竖交错的割伤。

据可靠消息说，纪委在中旬有所行动，一旦行动开始，局面就没办法控制了。这次的任务，就是在月底除掉他。还有，为了减少将来的麻烦，他的死必须是自杀。

他们在拘禁过程中对我进行了各种虐待：辱骂殴打、断水断食、灌尿……但我总觉得这些并非全部——他们当时还做过什么更恶心更狠毒的事，但我一时想不起来。

叶秋薇缓缓解开扣子，褪下衣裙，露出白皙的身体，静立在我眼前。我焦躁地咽了咽口水，用力敲击玻璃墙，不顾一切地想冲进墙内。

他继续撕扯明溪的衣服，几秒就完全剥掉了明溪的上衣。在几个男人的哄笑声中，明溪发出沙哑而凄厉的哀号，如同尖锐的鸟鸣，在我耳中逐渐化作一种诡异的嘶鸣。

吴国鹏发现那些人的死亡方式只有两种，要么死于意外事故，要么就是自杀。同一起强奸案的十几名施暴者以类似的方式接连死去，而且死亡时间有序地从年初排到年末，世上绝不可能有如此的巧合。

她嘴角微扬，目光中却再次溢出哀伤，只是，我仍然没能意识到这种哀伤的来源。我走到门口，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我惊喜地发现，她也在忍不住回头看我。我永远忘不了她那谜一样的双眼。

第一章

无比诡异的梦境

我揉了揉脸，再度回想起前一晚似真似幻的梦境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：一个男人站在卫生间门口，先说自己是徐毅江，又说自己是马三军，而后说自己是陈玉龙，最后说自己是——X。

时间是2012年6月21日上午十点，与叶秋薇的第七次会面刚刚结束。我坐在车里，手捧死亡资料，依旧沉浸在叶秋薇那令人着迷又令人不寒而栗的精神世界里。

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直觉，觉得从第一次会面开始，叶秋薇就在对我进行某种心理干预。那直觉强烈而真实，令我无法不信服。我屏住呼吸，开始下意识地回想与叶秋薇前六次会面过程中的种种细节，就在回忆与思索即将有所进展之时，那如海啸般席卷脑海的直觉却突然消退，瞬间无影无踪，只留下越发茫然的我。

我松了口气，看着车窗上斑驳的阳光，如梦初醒。

稍后，我定了定神，将死亡资料翻到第七页。第七个死者就是叶秋薇提到的那个刘向东。关于他，资料里只有几句简短的描述：

刘向东，男，出生于1958年4月，生前为E制药公司科研中心主任，2009年11月6日于家中自杀身亡。

我不禁皱了皱眉：为什么资料里没说他是如何自杀的呢？

人的心理变化微妙而迅速。我放下死亡资料，本想回去找老吴问问刘向东自杀的详情，刚打开车门，又突然下意识地收回了双脚，脑海中飞过这么一个念头：

老吴也未必知道，还是等到明天问叶秋薇吧。

刚离开精神病院，老婆就给我打来电话。

“一新，酒醒了没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你要是不舒服就休息到中午再上路，别让我操心。”

“哦。”我回忆了一下前一晚的事，大脑一片模糊，“我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了？”

“装，接着装。”老婆嗔怒道，“你昨天晚上拿着电话跟我说了一个多小时，我都快被你烦死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就算这样也不能证明你昨天晚上没有找小姐。”

我一边努力回想，一边随口问道：“那怎么证明啊？”

“今天晚上试试就知道了。”老婆笑道，“说真的，你要是不舒服就先别回来，中午退了房再走。还有啊，你抽空给付科长打个电话，人家昨天晚上好不容易才把你安顿好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吐了人家一身？”

印象里好像是我找代驾把付有光送回家的吧，怎么成了他安顿我了？我从前一晚的酒桌上开始回忆：我让付有光帮忙调查1727的登记信息，我趁他酒醉打听徐毅江的背景，最后我们称兄道弟，一起骂娘。他喝得烂醉，我打电话找代驾把他送回家……

想到这里，头部一阵刺痛，我忍不住叫出声来。

老婆吓了一跳：“一新？”

“没事儿。”我揉着脑袋说，“头有点疼。对了，我昨天晚上都跟你说什么了？”

“你真没事儿吧？”老婆关切地问了一句，随后笑了几声，说，“你每次醉了都这样，东拉西扯，胡说八道，说你多爱我，非我不娶什么的。我都快瞌睡死了，你就是不让挂电话。最后你来了一句‘今天的太阳真毒啊’，就再也没声了。”

今天的太阳真毒？我无奈地摇摇头，看来自己昨晚真是醉得不轻。

挂了电话，我赶紧翻了翻通话记录。前一晚十点，老婆给我打了一通五分钟的电话——这个电话我已经没有印象。十点十分，我拨出过一个陌生的固定电话，是B市的区号。十点五十三分，我给老婆打了一通长达一小时的电话。十二点左右，付有光给我打过两次电话，但我没有接——我当时应该睡过去了。再往后，一点半左右，就是我给酒店登记信息倒卖者打的电话了。

我拨出那个B市区号的固定电话，对方是一家代驾服务公司。看来我的记忆没错，昨晚十点，确实是我找代驾送了付有光。这老小子，居然对我老婆说是他送的我……

等等，他为什么会跟我老婆通话呢？

我打电话给付有光，他接了电话：“醒了兄弟？昨天晚上的地方还可以吧？”

“啊？”我一愣，“昨晚是你给我找的地方？”

“不是我还是鬼啊？”他哈哈大笑，“兄弟啊，不能喝你就早说，下次咱就不喝了。你昨天晚上吐了我一身，还吐了人家代驾兄弟一身，要不是我多给了五十块钱，人家都不干了。”

我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对不住啊哥，当时怎么回事，我全都不记得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也不用在意。”他用力咳嗽了一声，说，“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啊，快到家门口了遇上查酒驾，×他奶奶，局子肯定是不用进，就是罚了我五百块钱。”

我赶紧说：“就当是破财消灾吧，十月的人物你肯定能上。”

他哈哈大笑：“那还得靠老弟你了。对了，昨天晚上弟妹给你打了电话，你当时话也说不清，我就替你接了。说实话，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弟妹，但光听说话就觉得她不像会出轨的人。过日子还是多点信任吧，谁还没个歪心思？你昨天晚上还吵着叫我给你找姑娘呢。”

“嘿嘿。”我尴尬地说，“我喝醉了就这熊样，可千万不敢跟你弟妹说。”

“哎，不说了。”付有光的语气平静下来，“你还是赶紧给弟妹打个电话吧，别让她操心了。”

我一边应着，一边继续回忆前一晚的事，突然想起了那个似真似幻的梦。

“哥，”我认真地问道，“昨天晚上是你把我送到房间里的？”

“嗯。”付有光说，“你人生地不熟的，其他人送我也不放心。代驾把车开到酒店停车场就走了，我用自己的身份证给你开的房，又给你弄到房间里的。你一进屋又开始吐，还说冷，非得打开浴霸不可。我怕出啥事，一直到了半夜快十一点，你说要给弟妹打个电话，电话接通了我才走。”

我问：“不会有其他人进我房间里吧？”

付有光一愣，随即说道：“不会吧，咋了老弟？你丢东西了？”

“嗯。”我编了个理由，“丢了个工作本，也不是啥贵重东西。”

“要真有需要，我可以找人看看监控。”

我赶紧说：“那就麻烦哥哥了，那本笔记对我还挺重要的。”接着，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，“哥，昨天晚上你叫代驾是用我手机打的电话？”

“是呀。”付有光说，“我的手机当时没电了。”

我长舒了一口气。从付有光的语气、语速和逻辑性来看，他应该不是在骗

我。那么，为什么他讲述的经过和我记忆中的不一致呢？是我醉酒导致记忆混乱，还是有着某种更复杂的原因？又或者，我对于酒后的记忆本来就是梦境的一部分？

脑袋又是一阵剧烈的刺痛。我眯着眼，捂住头，把车停在路边。当时是上午九点四十分，阳光已经很亮。光线透过车窗斜射进来，我睁开眼，感觉一阵恍惚，再闭上眼，脑海中突然闪过几个真假难辨的记忆片段。

我想了起来：昨晚离开饭店时，我觉得头重脚轻，是付有光扶着我。我的手机响起，付有光接了电话，说，弟妹啊，我现在就把一新安顿好，你放心吧。

下一个片段：我看见一个精瘦的中年男人，他帮付有光把我扶到车的后座上。上车前，我大口地吐了起来，中年男人和付有光都是一阵叫唤。

第三个片段：我坐在马桶盖上，靠着水箱，仰起脖子，嘴里嚷嚷着，哥，你一定得给兄弟找个妞。付有光看着我，脸上带着复杂的笑容。

最后一个片段：我趴在洗漱台上疯狂呕吐，老婆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。吐完之后，我打开所有浴霸，照了照镜子，抬头看了看天花板，被浴霸刺得睁不开眼，迷迷糊糊地来了一句，今天的太阳真毒啊。紧接着，我踉跄着走出卫生间，把手机扔到床上，自己也向床上倒去。倒下的一瞬间，我突然听见有人在身后跟我说话——

屋里当时确实有其他人！

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，头再次刺痛起来。紧接着，我闻到一股隐约的腥味。我下了车，打开右后方的车门，在脚垫上看见一摊明显的呕吐物，坐垫上也粘了一些。如此说来，我前一晚确实是被代驾送到酒店的，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认为是自己开车过去的呢？我前一晚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是谁偷偷去了我的房间？

我给付有光发了一条短信：哥，请尽快帮我查一下酒店昨晚的监控。

几分钟后，我总算恢复了些许精神。按照叶秋薇提供的地址，我很快就找到一家名为“雨燕芳草屋”的店面。一进门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就迎了上来，热情地跟我问好，随后问我需要什么样的花草。

“玫瑰。”我不太确定地问，“女人都喜欢玫瑰吧？”

她用开玩笑的语气问：“送老婆还是送情人呀？”

我笑笑说：“老婆。”

“看年龄，你们结婚得有十年了吧？”她笑道，“我瞎猜的。”

“差不多十年了。”我环顾四周，“这么大一个店，你自己忙得过来吗？”

“十年啊，那就不需要太热烈了。”她思量片刻，“十朵香槟玫瑰吧，配上相思梅，保证她喜欢，不过可不便宜。”

“二十朵吧。”我说，“我认识她已经有二十年了。”

“好的。”她笑笑，对着店铺深处喊了一句，“小刚，上楼取二十朵香槟，好好挑一挑。”

花草深处传出一声应和，五分钟后，一个体态略显臃肿的年轻男人举着花走来，胳膊上有几道明显的伤疤。两人熟练地包装花束，包装过程中，男人不时地瞥我一眼，神色有些异样。包好后，女人给我找了钱，男人把花递到我手上，犹豫片刻，问道：“你是不是——”

我好奇地看着他：“咱们认识？”

“哦——”他挠挠头，胳膊上的疤痕如蛇形蜿蜒，“没有，没有，认错人了，你很像我以前的一个熟人。”

我闻着花笑笑：“我是大众脸，不奇怪。”

我捧着花往外走时，一个女孩推门而入，说道：“小燕姐，一朵康乃馨。”

我长舒了一口气。

半小时后，我带着花回到家里，老婆抱着我哭了很久，说我已经好几年没给她买过花了。我们二十年前相识，相恋也十年有余，其间一同体味过甜蜜，也承受过太多苦难，感情不可谓不深。然而，一旦生活开始顺风顺水，激情和誓言也就难免归于平淡。前些年，我一直渴望在其他女人身上重获激情，但最终没有付诸实践。我很庆幸自己的坚持，因为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激情如同干柴烈火，欢快而短暂，亲情则是阳光，我们无法热烈地拥抱太阳，但可以享受永恒的温暖。

我原本打算去一趟S市，但回家不久宿醉的疲倦就迅速袭来。我一直睡到下午五点半，老婆把我轻轻摇醒，说是付有光打来了电话。

我接了电话：“喂，哥。”

“兄弟，”付有光显得很轻松，“监控我都查过了，你放心吧，从昨天中午

十二点到今天上午九点，你那房间除了咱俩，再没进过第三个人。”

我先是松了口气，随即产生了更大的疑惑：既然没有其他人进过房间，我倒到床上之前听到的说话声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
片刻后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：“哦，真是麻烦你了。”

“看你说的。”付有光嘿嘿一笑，“不过我问清洁工了，她说打扫的时候并没有看见你的工作本，我刚才帮着找了找也没有发现。”

“啊——”我赶紧说道，“那就别麻烦了，我凭着记忆再写一遍吧，你就别再为这事操心了。”

“毕竟你是在B市丢了东西，我这个做主人的不能没一点责任啊。”付有光不好意思地说，“我会让酒店的人多留意的，你那个本具体啥样？”

“哦，黑胶皮，挺破的，每一页都写满了字。”我随口编了几句，“真不用麻烦了。”

“嗯，嗯。”付有光说，“你不用操心了。听你声音还在睡吧，我就不打扰了，那个事还得你多费心啊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揉揉脸，再度回想起前一晚似真似幻的梦境。我记得很清楚：一个男人站在卫生间门口，先说自己是徐毅江，又说自己是马三军，而后说自己是陈玉龙，最后说自己就是——X。紧接着，我就回到了叶秋薇的病房，她诡异地笑着说：“张老师，你跟我越来越像了。”

这个梦究竟代表了什么呢？

晚饭过后，我打开录音笔，把第七次会面的谈话内容做了书面记录。我反复研读了叶秋薇三次释梦的过程，又从书柜底部翻出《梦的解析》，试图用精神分析的方式解读自己的梦境。

这个梦仓促而离奇。叶秋薇说过，越是奇怪的梦，说明潜意识的伪装越深。那么首先，一个男人站在卫生间门口于我而言究竟有着什么象征意义呢？

第一个意象就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暂且跳过这个意象。男人先后说自己是徐毅江、马三军、陈玉龙和X，又象征了什么呢？难道四个人是同一个人——这怎么可能？又或者，其中两个人是同一个人——我眉头一皱：X会不会就是徐、马、陈其中一人呢？

我决定把自己的猜测记录下来，写到一半又停了笔，叹了口气：虽然这种猜

测挺像回事，可说到底还是猜测罢了，不仅无凭无据，连个释梦的过程都没有。

我又想起最后一个意象：为什么在梦里叶秋薇会说我跟她越来越像了呢？

这个倒是不难理解：我和叶秋薇虽然只认识了不到一周，但她的精神力量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。我不仅提升了洞察力和分析能力，还不知不觉地开始学习和模仿她的思维方式。潜意识里，我早就知道自己跟她越来越像了吧。

抛开三个具体意象，梦中最奇怪的细节是“陈玉龙”这个名字的出现。我和他八年未见，别说联系了，连他的名字都很少想起。可以说，八年来他的名字一直存在于我的潜意识深处。叶秋薇说“梦没有偶然”，那么，究竟是什么现实因素导致他的名字“必然”地出现在我的梦里呢？

我回想了一下前一天的经历：上午八点半到十点，我一直待在精神病院里，听叶秋薇讲述王伟的事，之后接受了心理评估。十点半到十二点，我在社里处理工作，还跟领导进行了一次不太愉快的谈话。下午两点，我去了一趟Z大，跟几名保安说过几句话。四点抵达省一监，见了付有光和陈富立。之后去立张村见了张瑞林和他的妻子云灿霞，晚上又回到B市跟付有光喝了酒。

如果梦真的不存在偶然，那么可以肯定：我前一天白天接触过的某个人，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对我进行了暗示，激活了我潜意识中关于陈玉龙的记忆。

这个人到底是谁？

我仰起身子，靠在椅背上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一种强烈的宿命感袭来：我突然觉得，自己和叶秋薇之间早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我一周前决定去精神病院见她，绝非偶然。

奇怪的是，想到这里，我竟然一点儿都不觉得害怕。

我稍后继续思索，且不论是何人通过暗示让我想起了陈玉龙，我目前最应该考虑的问题是：这个人为什么要让我想起陈玉龙？

2009年2月7日，陈玉龙在B市××国贸1727房开了房间。而当晚，正是在这个房间里，张瑞林接受了X的突击训练，于翌日完成了对张瑞宝的暗示任务。

很显然，陈玉龙即便不是X本人，也一定跟X有着十分特殊的关系。难道那个人暗示我想起陈玉龙，是为了协助我的调查？

可是，如果这个人真的想帮我，为什么非要暗中相助呢？想到这里，我已经彻底糊涂了。

我打开电脑，对S市招牌里带“启航”二字的律师事务所进行了搜索，并将二十多家事务所的联系方式都做了记录，之后一一电话联系。幸运的是，刚联系到第七家我就打听到了有价值的信息。

那是一家名为“光明启航”的事务所。核对了陈玉龙的身份信息后，负责人肯定地告诉我，我要找的陈玉龙确实在他的事务所里工作过，那是2004年初到2005年夏天的事，2005年夏天，陈玉龙又跳槽去了一家“胡国栋律师事务所”。

我给胡国栋事务所打了电话，接电话的正是胡国栋本人。关于陈玉龙，他的印象很深。

“没错。”他回忆说，“挺勤快的一个人，他在我这里一直干到2007年。”

我问：“2007年之后呢？”

胡国栋沉默片刻，缓缓说道：“2007年6月，他输了一场几乎没可能输的官司，我就把他辞退了。你也知道名声对一家律师事务所来说有多重要……”

“他走了之后呢？”我追问道，“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”

他说道：“这个我不清楚，不过请你稍等，我可以帮你问问。”十几秒后，他的声音再次响起，“还在吗，张主编？”

“当然。”我赶紧问道，“怎么样？”

“是这样，我问了一下他以前的朋友。”胡国栋说，“她说陈玉龙离开之后好像是回了你们那里，开过一家法律咨询公司，后来没干下去，就去了你们本地的哪个企业当法律顾问了。嗯，就是这样。”

我心中一惊，听到“本地企业”，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E厂。

“具体是哪个企业，您知道吗？”

“这个我问了，没人知道，我们所里的人现在也都联系不上他了，不然我就直接帮你要到电话了。”

“那他开的那家咨询公司的信息您知道吗？”我不肯放弃，“比如名字、地址之类的。”

胡国栋答应帮我问问，半分钟后又拿起电话说：“张主编，问到了，叫嘉龙，郭嘉的嘉，中国龙的龙，嘉龙法律咨询公司，好像是2007年底开的，2008年上半年就停业了。”

我再次问道：“那您知道具体地址吗？大概的位置、街道名称也行，能不能

再帮我问问？停了这么长时间，肯定早就注销了，我是没法找的。”

“我问了，大家也不是很清楚。”他顿了顿，说，“不过有个人听陈玉龙说起过，他的公司离家不远。如果你知道他们家原来的位置，可以去那附近问问。他在S市也没混出什么名堂，回去之后搬家的可能性应该不是很大。当然，如果这几年房屋遇到了拆迁，那就真是不好找了，我也爱莫能助了。”

我再三表示感谢。挂了电话，我开始回想陈玉龙以前的住处。2001年到2003年之间，我跟他关系很近，肯定是去过他家的，但想了许久，我也没能记起他家的位置。

回忆过程中我也难免回想起自己那些年的经历：2000年我刚刚大学毕业，旋即遭逢重大变故，险些被铺天的压力彻底击倒。我深入理解了各种社会规则，也见识了花样百出的卑鄙手段，更亲身体会了人性的万千姿态。

我突然想起，些年里，陈玉龙帮我打过十几次官司，协助我处理过许多法律事务。相关文件我记得一直是存放在档案柜里的。那么，当年的文件里是否会存有与陈玉龙个人有关的信息呢？

我连忙打开档案柜，把当年的文件资料一股脑地搬了出来。我按照种类将文件于书桌上分成四摞，之后便开始一一翻阅。在翻阅过程中，我逐渐注意到一件怪事：2002年7月23日之后的文件资料全都不见了。我把档案柜翻了个底朝天也没能找到丢失的部分。

当然，这并非当时的重点，所以我只是疑虑片刻就迅速回到了对陈玉龙个人信息的搜寻之中。找到晚上快九点，我终于在2000年10月的一份判决通知书背面，发现了一行已经开始褪色的字：

陈律师，造纸厂家属院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本地有过一家颇具规模的造纸厂。90年代初，因为城市扩建，加之污染问题日益严重，造纸厂迁移至属县郊区。厂区拆除重建，职工家属院则留存至今，成为本地老人怀旧的去处之一。近几年一直有造纸厂家属院拆迁的传闻，但因其住户过多，相关项目始终未能提上日程。

陈玉龙会不会还住在那里呢？

我收住思绪，看了一眼窗外的月色，决定去造纸厂家属院转转。刚站起身，老婆就推门而入，做了个“嘘”的手势，随后关上了门，低声说：“蛋蛋刚睡

着。”又看了一眼打开的柜门和满桌的文件，疑惑地问，“你找什么呢？”

“哦，找点资料。”我手忙脚乱地整理着桌面，“已经找到了。”

“去去去，还是让我来吧。”老婆凑到我身边，说，“你就不是个规矩的人，找东西也不喊我一声，看你弄得乱的。”刚收拾了两下，她突然回头看着我，把手伸进我的上衣，用力捏了一把腰间的肉，“我帮你收拾书房，你帮我收拾什么啊？”

半小时后，我们挤在书房的沙发上聊天，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。醒来，窗外已是一片寂静，我起身看了一眼书桌上的电子钟，是晚上十一点四十三分。老婆半梦半醒地抱着我：“不想动了，今晚就在这儿睡吧。”

我揉揉眼，突然觉得无比清醒。

“你先睡吧。”我起身说，“我想出去转转。”

“大半夜的去哪儿转啊？”老婆睁眼看着我，“我陪你一起去吧。”

我想起秦关和叶秋薇的遭遇，连忙摆摆手：“不能让蛋蛋一个人在家啊，你去卧室睡吧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老婆起身说，“我先收拾收拾，你手机别关。”

我穿好衣服，驾车直奔造纸厂家属院而去。我沿院外的几条街道转了两圈，大部分店面都已打烊。我进入仍在营业的几家店耐心打听，但没人听说过什么嘉龙法律咨询公司。凌晨十二点二十分，我放弃追寻准备回家，离开前去一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买了瓶水。

收银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女孩，我对她完全不抱任何希望，但付款时还是试着问了一句：“麻烦问一下，你知道嘉龙法律咨询公司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她把钱递给我，又随口补了一句，“就知道有个嘉龙烧烤。”

“嘉龙烧烤？”我已经出了店门，又赶紧折回店里，“哪个嘉？哪个龙？”

“嘉，就是笔画特别稠的那个嘉，龙就是恐龙的龙呗。”

我皱了皱眉。同在一个家属院，又用同一个名字，这个嘉龙烧烤会不会跟陈玉龙有什么关系呢？虽然希望不大，但我心中还是燃起了星星之火。

我赶紧追问：“老板是谁？是叫陈玉龙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应该不是吧。”女孩想了想，说，“老板是个女的啊。”随后又漫不经心地来了一句，“听说是个寡妇。”

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低声问道：“这个嘉龙烧烤在哪儿？什么时候出摊？”

“院里。”女孩说，“从南门进去，小树苗网吧楼下，一直都在那儿。一般都卖到凌晨一两点呢。”

我很快就找到了家属院南门，大门已锁，车无法进入，我只好徒步前行。一进院门，相关的记忆就如活泉般喷涌。我想了起来，2001年过年时我来过这里，当时是陈玉龙带的路，我跟着他去了他家，见了他的父母，还看了他女朋友的照片。他女朋友名叫常嘉丽，很漂亮。

我向北走了一百多米，看见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，楼内灯火通明。楼梯外墙装着一棵绿色的圣诞树，圣诞树上点缀着几盏昏黄的灯，旁边刷着一行红字：小树苗网吧。我向网吧快步行进，很快就在楼下看见一辆装着铁板烧设备的三轮车。一个中年女人熟练地制作烧烤，一股浓香的鱿鱼味飘出好远。几个半大孩子在一旁高谈阔论，等我走过去，他们恰好举着鱿鱼离开。

“你吃点啥？”中年女人抬起头，笑呵呵地问，“鱿鱼两块，其他都是一块，夹饼也是一块。”

我一边应付着，一边仔细地观察她。她看上去四十岁左右，皮肤细腻但不白，眼睛大而无神，鼻梁挺拔却布满皱纹。总而言之，她的坯子还不错，但盖着满面风霜以及挥之不去的烧烤油烟。

我当时确实也有点饿了，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随便给我搭配点吧，要个饼。”

“好嘞。”她嘿嘿一笑，更显苍老，“要辣椒吗？”

“少要点。”我轻轻咳嗽了一声，犹豫片刻问道，“招牌怎么会叫嘉龙呢？”她笑而不语。

我又问：“你知道嘉龙法律咨询公司吗？”

她凝固了一秒，嘴唇微微抖动，又迅速展现出笑容，掩住嘴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：“你认识陈玉龙吧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她轻轻搓了搓鼻子，警惕地看着我。

我点点头：“你是常嘉丽吗？”

她抬起头，疑惑而惊恐地看着我：“你是谁？”

我松了口气：“我是陈玉龙的朋友，我叫张一新。”